“这灵木花多少钱一把啊？”

“35块一把，可不许讲价啊？！”

“老狐狸，算了。我打算批发十捆，能贱点吗？”

“八折吧，这可是我的底线了哦。你可以带着你的货滚蛋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这是在Anfang帝国境内的斯诺城，位于Anfang纯血王族的管辖范围之内。

而上面这段儒雅随和的对话正是发生在城中的一处名为“BISOUS”的杂货店里。

很显然，店主并没有如同店名般的优雅与礼貌。

“行啦，咒老师……那个客人，请慢走，记得常来光顾生意啊！”

此时从屋内缓缓走来一位白发少年，笑着对客人说道。

客人转头看了少年一眼。

这少年气质不凡，全身散发出一种神秘的魅力。

“原来是Eden啊，今天学院放假？还陪咒老头看这破店呢？要我说啊，老咒，你应该给他报个补习班之类的嘛，多利用休息时间好好学习，未来成为军士或者当个官不比你这破掌柜的强啊……”

客人的嘴很碎，唠叨了很多，这让咒爷皱起了眉头，打断了客人的发言。

“你特么说谁是破掌柜的呢？走走走，买完东西就赶紧滚蛋！”

咒爷皱着眉头，不停地往外挥着手示意客人滚蛋。

Eden则笑了笑，和客人寒暄客套了几句，送走了客人。

BISOUS的客人很少，在斯诺城这么热闹的大都市，正常人都会更偏爱名牌货，谁会对小作坊恋恋不舍。

顾客也大多是熟客罢了。

碎嘴客人走后，杂货店又安静了下来。

咒爷拿起报纸，看着最近的新鲜事。

“哦，Anfang那群家伙真是疯了，龙血都直接给喝了，看的我是真心疼啊……嗯？德·希普曼？“

咒爷心里嘀咕着，但随后的内容引起了咒爷的注意。

Anfang，这个国家的王族，据说为了永生不死而不惜一切代价寻找着各种办法。而一个叫德·希普曼的人，为Anfang的王族献上了龙血，以求得长生不死之术。

咒爷思考着。

希普曼是一个药师家族，从上古时期便存在，不过近几百年已经逐渐走向衰败。因为腐朽与守旧，希普曼的传家医术医法很多已经不适用这个时代了。

“这希普曼哪里来的龙血？龙族那些家伙不全在西方么。这么轻易就将龙血这么好的材料送给一个落魄家族的人？“

咒爷是越看越嫉妒，他曾经也打过龙血的主意。可惜，即便是软硬兼施，龙族那群人也丝毫不给他面子，最后把他赶走了。

“哼，还好最后凯文替我要了两小瓶，不然空手而归可不是我的习惯。“

咒爷心里暗笑。

咒爷露出难得的真诚笑容，一边将报纸翻到背面一边在想凯文的事情。

“不知道凯文现在过的怎么样了，那个老家伙真是个无私的好人啊……”

咒爷笑着看着报纸的背面。

“Vitality家族因为策划谋反与反对永生，诛灭九族，不复存在！”

咒爷的笑容逐渐凝固了，手指不断搓着报纸。

“多亏了德·希普曼医师德检举，能在事态恶化前解决问题，如此态度积极又忠诚的人。他以及他的家族将顶替Vitality首席医师家族的位置，并荣膺长生总监司。”

咒爷死死盯着这几行字，反反复复地读着。

不觉间，从指尖迸发出一团紫黑色的火焰，一点一点灼烧着报纸。那火焰非同寻常，犹如虫子般慢慢咀嚼啃噬着报纸。

这一刻，似乎很长，似乎也很短。在这一时刻，咒爷想到了曾经和凯文相处的经历。

凯文是中等家族出身，当时的咒爷家族被灭，是凯文的家族收留了咒爷。后来，凯文回家继承族长，而咒爷则留在魔法学院成为了一名诅咒类魔法的教授。

后来，咒爷厌倦了日复一日的教学生活，不顾学院元素使与院长的劝告，辞职而去旅行了。

而凯文得知了这件事情后，便暂时将族长身份放下，陪着咒爷去各个地方旅行。

旅途中，咒爷看到了很多以前没见过的风景，也遇到了不少以前没遇到过的危险。但每次都是靠着自己与凯文化险为夷。

后来，咒爷终于累了，却也心满意足，最后在斯诺城开了家杂货店。

“这家店的店名叫什么好呢？小咒杂货店？”

“哈哈，这个名字像小学生起的”

“哼，你才是小学生呢。你读的书比我多，不如你帮我想个雅致的名字吧”

凯文思考良久，突然向着咒爷的脸颊亲去。

这是家族的友好见面礼。

咒爷猝不及防。

“不是怎么突然就亲上来了，咱们俩之间没必要这么正式吧。老家伙，你的嘴巴还是留给我老妹比较合适”

而凯文只是笑了笑，拍了拍肩膀。

“你还是老样子啊，明明我都告诉你答案了哦。”

“BISOUS”

……

报纸很快就燃烧殆尽。

Eden见状急忙朝咒爷的肩膀轻轻拍了拍。

“老师？是哪里不舒服吗？我去给你做药！”

Eden急忙向内屋走去，这正好让咒爷回过神来。

此时的咒爷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头上布满冷汗，嘴巴微张,睁大眼睛看向Eden。

……

那是在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天，此时的咒爷正和凯文滔滔不绝地说着装修后的小店有多么多么好。

而凯文似乎心不在焉，仅仅是口头应付。他似乎在纠结某件事情，犹豫着，眼神不断闪躲。

咒爷看出凯文似乎有心事，也闭上了嘴，用手抱着凯文的肩膀往店里拽去。

到了店里，咒爷拿出当初在北境龙族地盘搞来的沙棘酒，默默地倒满了两个酒盅。

凯文也明报了咒爷的用意，深吸一口气，满杯佳肴一饮而下，随后慢慢开口。

“我的王，他还是追求了那个虚无缥缈的事物。无论我怎么劝怎么用理论去证明也无济于事……但即便如此，我还是会倾尽全力去保护我的王，不能让王被长生蛊惑！“

说罢，凯文倒满了酒盅，一饮而下。

咒爷不同于往常的话痨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

“诺菲，今天我有一事相求。你是我唯一的兄弟，也是我所认识的战斗能力最强的浪人。”

“凯文，你太见外了。有事直接说就行，在我力所能及范围内的我一定会尽全力帮你！”

凯文直呼了咒爷的本名，这让咒爷瞬间收起吊儿郎当的态度，认真起来。

凯文叹了口气，似乎挣扎了良久，才开口。

“诺菲……我想把我的儿子托付给你。”

咒爷听了后楞了一下。

“我想把我的儿子托付给你，未来这几十年Anfang必然动荡不安，而我Vitality一族因为反对长生的态度坚决，定然会遭到打压。我希望……”

咒爷听了后皱了皱眉头，猛灌了一盅酒，打断了凯文的请求。

“大哥！为何如此执着于反对王的长生之道！虽然是虚无缥缈的事物，虽然是不祥之兆，但这样做一定会遭到王的不悦而置于死地啊！“

凯文听后沉默，慢慢喝了一盅酒。

“诺菲，我本一介书生，但对行医问药之道着迷，继承了Vitality的衣钵，又怎可对“病人“见死不救？医之道，不就是为了救人么。哪有医者害人之说？如果我任由王的任性与一时愚昧用事，那岂不是对于我的道的否定？岂不是对Vitality祖上衣钵的大不敬？”

凯文手舞足蹈地说着，随后又倒满酒盅，一饮而尽。

凯文盯着酒盅，眼里已无往常的光芒。

“是因为她的死么……”

咒爷低声说道，举起酒盅，但又放下。

凯文听罢睁大双眼，开口打算说点什么。

但还是没说出什么，眼泪却已经慢慢流下了。

“诺菲……我只希望你与Eden能活下去。无论发生什么，一定要活下去，活下去……为了自己也好，或者，就当是为了我，为了未来。“

咒爷微微点头，低下头。

黑夜里泛起几颗稍纵即逝的星星。

凯文苦笑，喝光了龙族的沙棘酒。

…

扑通一声，咒爷紧紧抱住Eden。

Eden显然被老师反常的举动吓到，不知所措。

但随后，湿润的肩膀说明了一切。

Eden也是张开双臂，紧紧抱住咒爷。

就这么抱着，这是无言的爱。

Skye用着仅存的胳膊搂着Sirius与Cohen，看着妹妹喝弟弟熟睡的样子，Skye很是满足。

铁窗外是无言的星空，铁窗内同样是无言的爱。

完整的爱。

…

而远在北境的龙族境内，龙族人跪拜在两座雕像前。

今天似乎是个特殊的日子。

左边的雕像手持一把长剑指天，面目狰狞，眼神犀利，似乎是在战斗。

右边的雕像却破败不已，双眼被布蒙住，手大多残缺，仅有的几只手握着一个灰色的天平，一把断了的尺子，和仅有剑柄的长剑。但却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。

雕像下，几个衣着华丽的龙族人站在前面。

中间的男人披着带有奇异纹路的长袍，慢慢把长剑拔出。

“各位同胞！吾乃Bristol，龙族人现在的领袖！”

说罢便一口气把长剑拔出，指向天空。

“自古以来，吾龙族一辈被Anfang所压制，持续百年。吾辈历经百年努力，终于等到了机会。如今，Anfang王族迂腐堕落，甚至已经喝下龙血，追求长生这等虚无缥缈之物。“

说罢，Bristol笑了笑，将剑狠狠地插在了地上。

力气之大，使得石制地台也增添了几丝裂纹。

Bristol张开双臂。

“同胞们！吾仅遵两位界龙大人的指示，将血脉不纯者逐出龙族，已然获得界龙大人的祝福！更是让你们也得到了界龙的赐福！“

台下龙族人无不欢呼雀跃，一个个露出开心而又狰狞的笑脸。

只有一个男人似乎显得格格不入，他表面似乎在尽全力附和着，可心里却发出阵阵苦笑。

他也只能将拳头攥紧，甚至让手心也渗出血来。

他想起记忆中那个女人临终前的最后几句话，死死咬着牙床，将泪水擒住，怒视台上的那几人。

Bristol又将剑拔起，指向人群。

“此时不战，更待何时？灭掉Anfang与月族，将吾族百年屈辱洗刷殆尽！未来，定是吾辈龙族手心之物！“

“战！杀光Anfang的月族贱民，灭掉Anfang的香火！为祖辈报仇血恨！”

“战！战！战！抛头颅撒热血，也要战！”

台下的龙族人振臂高呼，一个个都露出了獠牙与杀气。

这股气息，简直与左边的龙雕像十分接近，暴戾破天的杀气。

突然，左边的龙雕像似乎笑了一下。

但没有人注意到。

…

Anfang，汝的债，就让汝的子嗣们来偿还吧。

等吾灭了Anfang与月族，下一个便是汝。

玄烨，等候吾去灭了汝与汝那孱弱的人族！

…

序章，完。